羅馬帝國軍隊常備職業化的特色

邢義田

軍隊尤如兩面之刃。用之得當，則爲國之利器；不當，則反受其害。古代廣土衆民的帝國爲了安全和秩序，都必要組織某種形式的軍隊。如何組織和控制軍隊，使國家蒙其利而不受其害，是一個困擾古代帝國，也是至今許多國家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羅馬帝國的軍隊曾是古代世界最强大的武裝力量之一。地中海世界，在帝國軍隊有力的保護下，維持統一達數百年之久。但羅馬軍人干政之烈，也成爲人類歷史上「軍人干政」的重要典型。羅馬史家塔西德斯（Tacitus, c. A. D. 55～117?）曾說：「羅馬世界是在兵士的手中……從他們手中，皇帝得封號登位」[1]。近代史家羅斯托夫玆夫（Michael Rostovzeff）甘脆說：「軍隊是帝國的主人」[2]。羅馬軍隊在帝國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固然是由許多複雜的因素所造成，不過關鍵性的一點，個人以爲仍然在軍隊本身常備職業的特色，以及軍隊在社會和政治上構成組織最嚴密，力量最能持續，無人能與之抗衡的「利益團體」。本文擬以羅馬帝國頭三百年的軍隊爲對象，從其兵源性質、服務條件、內部組織、訓練等方面，略論其常備職業化的特色。至於其如何干政，則須專文另論。

一、兵源—從徵兵到募兵

羅馬公民當兵的義務和權利，並沒有因西元前一世紀末從共和進入所謂的帝國時代而改變。羅馬共和時代的軍隊原本是典型的城邦公民軍。凡有一定田產的成年

1 Tacitus, 〈Annal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I. 31.5: [sua in manu sitam rem Romanam... in suum cognomentum adscisci imperatores.]

2 M. Rostov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2nd ed., Oxford, 1957), p. 40.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網際網路資料庫

男性公民，都有執干戈以衞城邦的義務和權利[3]。這個傳統無論在理論或實際上都延續至帝國時期以後。帝國以後仍不時徵兵。據可考的例證，一直到四世紀末都有徵兵之例可尋[4]。不過因共和時期城邦對外擴張和長期內戰的結果，軍隊的性質發生轉變。大體而言，最主要的轉變就是從臨事徵集的公民軍邁向以募兵爲主的常備職業軍[5]。帝國以後雖然時有徵兵之舉，可是都在緊急或招募不足時行之。帝國各時期，軍中自願應募與被徵服役者的比例不可考。然而帝國軍隊的三類主幹：軍團(legiones)、御林軍(cohortes praetoriae)(參附圖一、二)和協防軍(auxilia)



附圖一　御林軍兵士石刻（原件現藏 Louvre, Paris）

3 關於共和時代的軍隊，須要專文詳述。可參H. M. D. Parker, 〈The Roman Legions〉(Cambridge, 1958); Lawrence 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Totowa, N. J., 1984)；軍隊在共和末期的變化，參 R. E. Smith, 〈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Manchester 1958); L. R. Taylo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nd ed., 1961);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1939, 1966)。關於軍隊變化和共和末期社會背景之關係，參 Emilio Gabba, 〈Republican Rome, the Army and the Allies〉(Berkeley, 1976)。

4 P. A. Brunt, "Conscription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 1 (1974), pp. 90-115.

5 參註(3)及 G. 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London, 1969).



附圖二　在分隊旗幟（vexillum）引導下前進之軍團士兵。此爲 Marcus Aurelius 紀功柱石刻的一部分。紀功柱現在羅馬。

的士兵，絕大部分無疑是自願應募者[6]。

應募從軍有許多年齡、體格、身份甚至品格上的限制。這些限制的目的很顯然是爲了軍隊能有較高的素質。以年齡而言，理想是成年（pubes），亦卽青春發育以後，到三十五歲之間[7]。一位四世紀作家維格休斯（F. Vegetius Renatus)在其所著〈論軍事〉（De Re Militari）一書中認爲，這樣年齡的人才足够成熟，並能接受艱苦嚴格的訓練[8]。據學者分析可考的資料，事實上，軍團士兵入伍絕大

6 危急時徵兵之例，可見 Suetonius, Augustus, 25; Nero, 44; Galba, 10; Vitellius.。前引 P. A. Brunt 認爲徵兵不止行於危急之時（p. 102），但其他的學者意見不同。他們相信卽使繼續實行徵兵，很明顯不是普遍和經常性的措施。參 G. R. 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Ithaca, 1969), p. 31; M. Grant, 〈The Army of the Caesars〉 (New York, 1974), p. 58; E. T. Salmon, "The Roman Arm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LII: 3 (1958), p. 48。儘管如此，以上學者一致認爲募兵才是最主要的士兵來源。

7 年齡限制見 Vegetius, 〈De Re Militari〉, (tr. by John Clark, 1960) I. 4; Liv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XXII. 11.。有關研究參Roy W. Davies, "Joining the Roman Army" 〈Bonner Jahrbücher〉, 169 (1969), pp. 208-211.

8 Vegetius, op. cit., I. 4.

部份在十八至二十三歲之間[9]。以體格言，維格休斯曾詳述對眼、頭、胸、腹、四肢等之要求。應募者第一關須通過的就是嚴格的體檢。單以身高言之，不同兵種的標準在羅馬尺五尺十寸至六尺之間。尼祿曾成立一新的軍團 (legio I Italica)，全由六尺以上的義大利人組成[10]。據說，哈德良有一次發現一名士兵僅五尺六寸，將他自御林軍除名，改隸他軍。又據塞奧多西法典 (Theodosian Code) 的記載，西元三六七年，身高的最低標準已降至五尺七寸[11]。以身份而言，軍團士兵必須先檢證其公民及自由民的身份，凡奴隸及職業低賤者皆不得入伍[12]，從事農業、打獵、各種手工製造等行業的被認爲是理想的人選。維格休斯甚至提到招募士兵以北方較寒冷地帶的爲優先，因爲南方的人較懶惰，也不如北方人勇敢和能吃苦[13]。在品格上，則以誠實、知廉恥、勤勞等爲重。爲保證品格，特有推薦書 (litterae commendaticiae) 之制。推薦書雖非必備，但通常能有父親或其他親友推薦者，錄用的機會較好[14]。此外，士兵不必識字，但應募者如識字，才有機會擔任不識字

9 G. Forni 曾分析約五百名可考的軍團士兵的資料，發現皆在十三至三十六歲之間入伍，其中四分之三則在十八至二十三歲之間。見所著〈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Milano-Roma, 1953), pp. 26-27。轉見 Roy W. Davies, op. cit., p. 211.

10 羅馬尺一尺 (pes) 約當 0.97 英尺；六羅馬尺約當五呎九吋。尼祿軍團參 Suetoniu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ero, 19.2。尼祿稱此軍團爲〔亞歷山大之方陣〕，有誇飾之意。以六羅馬尺以上人組軍恐非常態標準。通常應較此標準稍低。

11 〈Codex Theodosianus〉(tr. by Clyde Pharr, 1952), VII. 13.3 哈德良事轉見 Roy W. Davies, op. cit., p. 210.

12 軍團、御林軍士兵必須爲公民兼自由民。所謂自由民指在法律上非具奴隸身份者。協防軍不必爲公民，但須爲自由民。羅馬史上曾有極少數以奴隸和解放奴 (libertini) 當兵的例子，唯皆時值緊急，且將這些奴隸別屬一單位，不與軍團、協防軍相混。所謂職業低賤者，依維格休斯的意見，是指從事如紡織、糖果糕餅製造等應屬女人從事的工作者 (op. cit., I. 7)；塞奧多西法典明確指爲低極小酒店中的傭工、廚師、麵包師及其他從事不名譽行業的人 (op. cit., VII. 13.8)。關於公民及自由民身份，參 J.A. Crook, 〈Law and Life of Rome〉(Ithaca, 1967, 1984), pp. 36-67; Adrian N. Sherwin-White, 〈Roman Citizenship〉(Oxford, 1936)，同一作者較新之 "The Roman Citizenship: a survey of its development into a world franchise" 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以下簡稱〈ANRW〉I. 2 (1972), pp. 23-58。關於羅馬人對〔自由〕概念之詳細討論，參 Ch. Wirszubski,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Cambridge, 1950).

13 帝國初期軍團兵士即以來自義大利北部地區爲主。後來加入羅馬軍隊的蠻族亦以北方之各族爲多。參 Lawrence Keppie, op. cit., p. 180; Fergus Millar,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Neighbours〉(London, 1966, 1967), chapter 12。維格休斯對南北方人之評論當有事實根據。羅馬人對非羅馬人以及非羅馬人對羅馬人之觀感，參 J.P.V.D. Balsdon, 〈Romans & Aliens〉, (Chapel Hill, 1979), chapters 12-14.

14 關於推薦書制，參 G.R. Watson, op. cit., pp. 37-38.。有的學者認爲推薦書爲必備，參 Roy W. Davies, op. cit., p. 216-2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所不能出任的較高的職位。能通過以上各種體格和身份檢查的，還不算正式的兵。他們須先經四個月的考驗期（probatio），凡在實際武器及體能訓練考驗期中不能合格者，即被淘汰。合格者接受黥記，參加宣誓，列入名單，才眞正具有「士兵」（miles）的身份[15]，開始正式的訓練。從以上繁複嚴格的入伍過程可以了解，羅馬軍隊的兵士構成和凡民皆兵的義務兵制相去甚遠。義務兵制不太可能有這樣嚴格的挑選過程。

據學者估計，爲保持軍團規模和戰力，每年須要增補的兵員不過五、六千人[16]。因軍團只有公民才得加入，而羅馬人以征服者自居，初期頗吝於開放公民權，因此早期的軍團泰半爲羅馬和義大利人[17]。然而自奧古斯都時期，軍旅生涯對他們已漸失吸引力，羅馬公民甚至不惜斷指以避兵役[18]。帝國政府爲應付需要，不得不藉授與公民權，以擴大可能的兵源。到尼祿時，義大利人在軍團中所佔比例已不及一半；二世紀初，只佔五分之一[18]。羅馬和義大利人在軍團中的位置迅速爲各省的公民所取代。二世紀時，帝國更藉提高薪津，增加賞賜，較好的升遷機會，更佳的退伍優待等吸引應募者[19]。到三世紀，除了較邊遠，開化較淺的地區，這些條件又漸失去吸引力。因爲此時帝國的戰爭日漸增劇，當兵的危險大增，一般人避之爲恐不及。帝國政府不得不一方面招募開化尚淺的蠻族。軍團中來自伊利孔（Illyricum）

15 格休斯提到應募者在經歷考驗期以後，須接受黥記(signatus) (op. cit., I. 8)，其目的顯然在防止逃亡。這種制度頗引起學者爭論。大致而言，這可能是四世紀才有的制度，在奧古斯都時代找不到任何證據。參 Roy W. Davies, op. cit., pp. 217-218; G.R. Watson, op. cit., pp. 50-51。宣誓（sacramentum）是一自共和時代即有的重要儀式。士兵須誓言服從長官命令，遵守紀律，不逃亡，不作任何違法之事，並效忠共和，帝國以後，改爲效忠皇帝，四世紀帝國基督教化以後，誓詞更加上對上帝，對基督，對聖靈發誓。〔列入名單〕(in numeros relatus) 是具有重要法律意義的程序。因爲士兵在法律上有特定的特權和地位，必須列入士兵名籍的才可享有，也才受特定與軍人有關法令的約束。關於軍人在法律上的特定地位和權利，參 Peter Garnsey, 〈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70); J.B. 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Oxford, 1984), pp. 207-242.

16 這項估計見 G. Forni, op. cit., p. 30；又參同作者，"Estrazione etnica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nei primi tre secoli dell'impero" 〈ANRW〉, II. 1 (1974), pp. 339-391, esp. 343.

17 據 L. Keppie, op. cit., p. 180，卡里古拉皇帝（Caligula, r. A.D. 37-41）以前，軍團中義大利人佔百分之六十五。

18 奧古斯都曾處罰一屬騎士階級的人，因爲他爲使二子不必當兵，將二子之手指切斷，參 Suetonius, Augustus, 24；又提比留斯皇帝（Tiberius, r. A.D. 14-37）曾下令在義大利各處搜捕逃避兵役的人，見 Suetonius, Tiberius, 8。從此二例可見帝國初期，羅馬公民對兵役的態度。

19 關於服役條件的變化，參 G.R. Watson, op. cit., pp. 75-126; H.M.D. Parker, pp. 212-247；關於協防軍，參 G.L. Cheesman, 〈The Auxil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 1914), pp. 31-36; P.A. Holder, 〈The Auxilia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980)。其詳參本文下節。

地區的士兵於是大增[20]。另一方面，即不惜採取强迫服役的手段。到戴克里先(Diocletian, r. 284-305)在位時，法律已規定退伍老兵之子必須繼承父業。甚至規定城鎮或大地主須提供定額的兵源，否則須納「徵兵稅」(aurum tironicum)[21]。羅馬政府以此稅款招募以蠻族爲主的自願者，也用以償付蠻族盟軍(foederati)。羅馬士兵的待遇對絕大部份的蠻族來說，極具吸引力。衣、食、裝備、薪餉都令蠻族垂涎。到四、五世紀時，羅馬軍隊大部份已由日耳曼蠻族組成[22]。當蠻族換上羅馬的軍裝，他們得到了一份有薪餉，有升遷，有退休的職業。這對他們而言，是獲得生活的保障，而不是在盡公民的義務。

二、服役待遇—從義務到謀生職業

羅馬軍隊在共和末期已走向常備職業化，但服役的待遇到奧古斯都時才統一和固定。奧古斯都重整軍隊組織，劃一待遇，使帝國軍隊常備職業的特質完全確立。以役期而言，在此以前，似乎並沒有明確的規定[23]，奧古斯都明確訂定軍團士兵須在行伍十六年，十六年後另有四年不脫編制(sub vexillo)，服預備役，二十年後才得完全退伍。其後，預備役納入正式服役年限，一律二十年退伍。御林軍無預備役，服役十六年即退。而協防軍士兵則須二十五年才得退伍[24]。上述不同的役期經奧古斯都訂定後，三百年間基本上未再變動。

---

20 A. Mócsy, 〈Pannonia and Upper Moesia〉 (London and Boston, 1974), pp. 183-212.

21 老兵之子强迫服役的規定，見〈Codex Theodisianus〉, VII. 22.1 有關研究參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Norman, Oklahoma, 1964), p. 60 關於提供兵源及徵兵稅，參 M. T. Rostovtzeff, "ΣYNTEΛEIA TIPΩNΩ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II (1913), pp. 26-33; P. A. Brunt, op. cit., pp. 113-115.

22 羅馬軍隊的蠻族化是一歷時甚久，因素複雜的過程，因超出本文範圍，暫不多述。請參 A. H. M. Jones, op. cit., chapter XVII;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1939, 1971) vol. XII, ch. VI.

23 在共和早、中期，羅馬公民只是在三至十月之間，離家數週或數月，服役於軍中。隨著對外擴張，戰事綿延，戰區遠及義大利之外，服役長短即不得不視情況而定。李維(Livy)在他的〈羅馬史〉，xlii. 34.5-11 提到一位五十餘歲的老兵，曾轉戰各地達二十二年之久，其時代約當西元前二百年左右。對共和軍隊性質及役期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是西元一百年前後的執政馬留斯(Gaius Marius, 157-86 B. C.)。他使軍隊大步邁向職業化，役期可能訂爲二十年。但共和末，將領各自招兵，條件是否一致，無可考。詳參註(3)所引各書。

24 Suetonius, Augustus, XLIX. 2; Tacitus, Annales, I. 17; Dio Cassius, LV. 23.1。所謂 sub vexillo，是十六年期滿的老兵不再擔負例行任務，別成一營(vexillum 原意爲旗幟，軍中單位各有旗，老兵自有一旗之意)，只有在有緊急情況時再上戰場。但後來因經濟因素，將預備役之四年納入正規之服役期限。參 H. M. D. Parker, op. cit., pp. 212-213.

共和期間，士兵原無所謂薪餉，因戰事延長，才開始有了金錢和土地的報償。其多寡，每視戰利品及追隨的將領在政壇上的成敗和慷慨與否而定[25]。奧古斯都則依軍種和職級建立了一定的薪餉（stipendium militum）制度[26]。以軍種言，御林軍待遇最高，其次爲軍團，協防軍殿後。各軍種士兵的薪餉雖不斷調高，但三種軍隊的待遇差別很可能依然維持相同的比例[27]。薪餉一年分三次平均發放。朵米遜皇帝（Domitian, r. 81-96）時加薪三分之，改爲每三月發放一次[28]。至塞皮提繆斯皇帝（Septimius Severus, r. 193-211）時，薪餉總數不變，但恢復分三次發放的舊制。薪餉原以現金發給，三世紀以後因貨幣不斷貶值，而漸以實物（annona）取代[29]。不論以現金或以實物，從薪餉上最能顯現羅馬軍隊職業性的是兵士在軍中的衣食及裝備開銷，必須自行負擔，自薪餉中扣除。在埃及發現的草紙文書中，有西元一世紀士兵薪餉收支帳殘紙。根據殘帳，士兵須扣繳服裝、伙食、鞋子、皮帶、床具（？）、喪葬互助或某種獻祭的錢[30]。根據塔西德斯的記載，軍團士兵甚至

25 這種情形在共和末期尤爲明顯。參與政爭的將領無不以各種手段討好士兵，分配戰利品、金錢、土地等無定規可言。精彩分析可參前引 R. Syme, L.R. Taylor 之作及 Matthias Gelzer, 〈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Cambridge, Ma., 1968).

26 Suetonius, Augustus, XLIX. 2.

27 帝國軍隊的薪餉是一十分複雜，學者意見甚多的問題，本文不擬詳述。相關的一般敍述，可參前引 Watson, Parker, Grant, Smith, Cheesman 諸人之作。較新之綜合專論，參 H.C. Boren, "Studies Related to the Stipendium Militum", 〈Historia〉 XXXII. 4 (1983), pp. 427-460。不同意見之討論，參 P.A. Brunt, "Pay and Superannuation in the Roman Army",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XVIII (1951), pp. 50ff; G.R. Watson,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Suetonius, Dio and the quartum stipendium" 〈Historia〉 V (1956), pp. 332-340;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the Auxiliary Forces" 〈Historia〉, VIII (1959), pp. 372-378; David J. Breeze, "Pay Grades and Ranks Below the Centurionat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LXI (1971), pp. 130-135; B. Dobson, "Legionary Centurion or Equestrian Officer? a comparison of pay and prospects" 〈Ancient Society〉 3 (1972), pp. 193-207; M.P. Speidel, "the Pay of the Auxi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LXIII (1973), pp. 141-147, also in 〈Roman Army Studies〉 vol. 1 (Amsterdam, 1984), pp. 83-89。致於各軍種薪餉之比例，以 M.P. Speidel 師爲例，他主張自西元八十四年至塞皮提繆斯皇帝時代，協防軍士兵之餉一直爲軍團士兵之六分之五或三分之二。見前引文，p. 141-147.

28 Suetonius, Domitian, 7.

29 塞皮提繆斯也是羅馬軍制發展中的關鍵皇帝。關於他與軍隊的關係，參 R.E. Smith, "The Army Reforms of Septimius Severus", 〈Historia〉, 21 (1972), pp. 481-499; A.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Epigraphische Studien〉, 8 (1969), pp. 63-82; 〈Septim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N.Y., 1972; revised ed., New Haven, 1988).

30 殘文意思有小部分尚無確解。資料原文 (P. Gen. Lat. 1) 及釋文，參 G.R. Watson, op. cit., Appendix A, B, pp. 220-231；另一相關草紙帳 (P. Gen. Lat. 4)，參 M.P. Speidel, op. cit., pp. 141-143.

須付錢買帳篷和武器[31]。這種自行負擔衣食裝備的作法，可能是共和時代，有財產的人才能當兵的老傳統的遺留[32]。不過，自共和末，無產者 (proletarii) 大量加入軍隊以來，從軍的意義即在謀取一份糊口的職業[33]。依賴職業的收入，支付開銷，維持生活，每一行業都無不同。因此，從這一意義言，羅馬軍隊的薪餉制正充分反映了它的職業性。

帝國的青年一旦投身軍旅，即須將一生最精華的十六至二十五年奉獻給軍隊。他們自然盼望在服役中能有升遷，服役後能有退休生活的保障。對一般士兵而言，不論隸屬那一軍種，都有升任專勤兵 (immunis) 的機會。專勤兵擔任特定工作，而可免除一般兵士的例行勤務[34]。如果是識字的士兵，又逢機運，則可能升爲士官 (principalis)，成爲百人團內軍官的助手或團部幕僚。這些士官依年資，有可得一般士兵一又二分之一倍薪餉的「下士」(sesquiplicarius)；可得兩倍薪餉的「上士」(duplicarius)[35]。士官最高則有希望升爲百人長 (centurion) 級的軍官。這一級軍官雖有可能再高升，不過一般士兵絕大部分難有指望，因爲這一級以上的軍官已必須由騎士階級以上的人出任[36]。如果士兵幸運歷十幾二十年未戰死，光榮退伍，他可以得到土地、金錢和若干法律上的優待爲回報。較特殊的是協防軍士兵。

31 Tacitus, Annales, I.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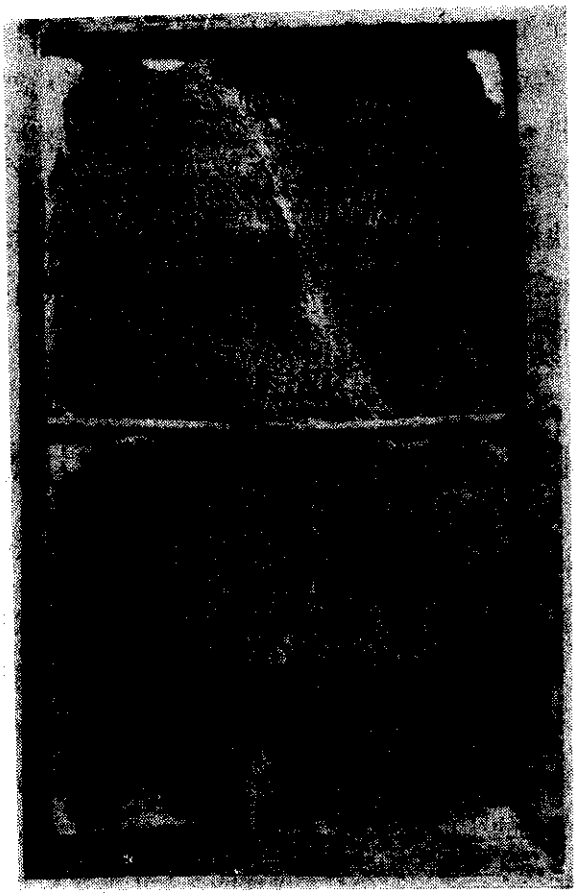
32 參 G.R. Watson, op. cit., p. 106；相關文獻參 N. Lewis and M. Reinhold eds., 〈Roman Civilization, source book I: the Republic〉 (N.Y., 1951, 1966), pp. 94-95.

33 塔西德斯曾以輕蔑的口吻，形容那些選擇以軍人爲職業的人都是一些〔無力糊口，無家可歸之徒〕(inopes ac vagi)，見 Annales, IV. 4。這樣情形自共和末，無產者亦可參軍即已如此。

34 專勤兵和一般士兵，自薪餉多少言之，並無不同。只是前者因有某種特殊技能，能夠擔任特定的工作，如打鐵、造車、修製武器、醫病、建築、燒炭、造船、燒磚、冶銅等等，而免除一般士兵擔任的例行勤務 (vacatio munerum)。因此嚴格而言，擔任專勤，並非升遷，但如將某士兵專勤的身份取銷，被視爲是一項懲罰。可見專勤兵的地位仍有其特殊性。參 G.R. Watson, op. cit., pp. 75-77; D.J. Breez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areer Structure of the Immun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Roman Army", 〈Bonner Jahrbücher〉, 174 (1974), pp. 245; B. Dob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enturion and 'Primipilaris' in the Roman Army and Administration", 〈ANRW〉, II. 1 (1974), pp. 392-434.

35 參前註及 D.J. Breeze, "Pay Grades and Ranks Below the Centurionat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LXI (1971), pp. 130-135。上士和下士主要擔任軍官的助手和營務幕僚，如文書、財務、營區管理、武器管理。各單位之護旗手 (signifer，詳見下文)，除掌旗幟，單位內士兵的財物亦由其保管，亦屬上士一級。

36 羅馬軍隊軍官可粗分爲三級：由元老階級出任之最高統率，如軍團長等職；由騎士階級出任之次一級軍官及幕僚，如軍團長之幕僚，營級單位之司令等；再次一級爲百人長級軍官。參 E. Birley, "The Equestrian Officers of the Roman Army" in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Kendal, 1953), pp. 133-153.



附圖三　西元一〇三年一月十九日簽署的一份協防軍士兵退伍狀(diploma)。銅版刻有士兵姓名、單位，退伍日期及退伍待遇。一份藏於羅馬，一份由退伍者收執，此狀在英國 Corbridge 出土，現藏 British Museum。

他們退伍時，可有公民權爲回報（附圖三），成爲羅馬的公民[37]。

禁止士兵及下級軍官結婚是反映羅馬軍隊常備職業化的一項極特殊的規定。軍隊甚至規定已結婚的人必須先解除婚姻，才得入伍[38]。這項禁令對所有百人長以下的官兵皆有效。奧古斯都甚至一度禁止軍團長 (legati legiorum) 與妻子相會[39]

37 光榮退伍 (honesta missio) 是一特定術語，指非因不名譽原因，如犯罪、戰敗而單位撤銷等，而離開軍隊者 (missio ignominiosa)。凡因不名譽原因離職，不得享有退伍待遇。還有一類是因患病或負傷而離職者，稱之爲 missio causaria，這一類視情況可享有光榮退伍的待遇。參 G.R. Watson, op. cit., pp. 121-124.

38 見 Dio Cassius, LX. 24; 〈Digest〉, XXIV. i. 60-62。參 G.R. Watson, op. cit., pp. 133-136 及註 (455)、(456).

。後來放寬限制，允許冬季休兵期間，軍團長可離營與妻子團聚。羅馬人認爲，最少在理論上，如果官兵沒有家庭的顧慮，將可更專注於戰鬪，成爲戰力較强的軍隊；也因爲官兵少牽掛，較不影響軍隊的調動和機動性。但是事實上，由於人性的基本需求，這項禁令不可能徹底執行。法律以外的婚姻普遍存在，也被允許存在。只是這些婚姻得不到法律保障，子女也沒有合法繼承權。士兵與下級軍官的合法婚姻權一直到塞皮提繆斯皇帝時才得到正式承認。這是因當時招兵日難，爲吸引人當兵才放寬的一個條件[40]。

三、紀律要求與訓練—以提高戰力爲目的

羅馬軍隊職業性的另一重要表現，毫無疑問在其高度專業，不事生產，以戰鬪訓練爲務，以及嚴格的紀律要求。關於軍隊訓練，前文提到的維格休斯所寫〈論軍事〉有詳細的記載。根據該書，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從新兵入伍開始的一切訓練。這包括如無武裝行軍、跑、跳、游泳、超越障礙等之基礎體能訓練，刀矛等之武器訓練，野戰行軍、紮營、戰鬪隊形等之野戰訓練，騎兵當然有騎術和隊形訓練。維格休斯謂這一切訓練的目的「在保證，當實際戰爭發生時，不會有任何危急或意外，是久經良好訓練的士兵，在訓練時不曾經歷過的。」[41] 事實上，平日凡無戰鬪，除維持必要營務者，羅馬士兵絕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訓練上[42]。

據維格休斯記載，所有軍隊的各單位，每日清晨都得集合，操練各種兵器，每月有三次行軍訓練。每隔一段時間，各單位還舉行大規模的聯合演習。這些訓練都加紀錄考核。殘存的考核紀錄曾在北非的藍白西斯（Lambaesis）和中亞的杜拉

39 Suetonius, Augustus, 24.

40 相關研究，參 E. Birley, op. cit., (1972, 1988); P. Garnsey,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Marriage of Soldiers", 〈California Stud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V. 3 (1970), pp. 45-53. P. Garnsey 獨排衆議，認爲塞皮提繆斯允許士兵有合法婚姻權 (ius conubii) 之事並無明確佐證。但其他學者幾乎都根據 Herodian, 3.8.5 等記載，承認到西元一九七年，塞皮提繆斯讓士兵婚姻合法化，參 G.R. Watson, op. cit., pp. 133-137; M. Grant,op. cit., 258。允許婚姻合法的一個重要理由，在期望士兵有合法的子孫繼承父業，投入軍隊。軍職世襲的現象自三世紀以後愈演愈烈，最後演爲强迫世襲。

41 Vegetius, I. 27: [ut nulla res vel casu prorsus pugnantibus posset accidere, quam non ante boni milites adsidua exercxitatione dicissent.]

42 參 Roy W. Davies, "The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dier under the Principate", 〈ANRW〉 II. 1 (1975), pp. 299-338. 收入〈Service in the Roman Army〉(N. Y., 1989), pp. 33-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ura) 等地發現[43]。西元一二八年，哈德良皇帝曾巡視北非防務，檢閱魯米笛亞省之駐軍——奧古斯塔第三軍團 (legio III Augusta) 及附屬的協防軍單位。駐軍事後將哈德良對各單位的訓話大要刻碑，立於軍團總部之前。從這些訓話，可以清楚看見二世紀初，羅馬軍團平日操練的實況，以下略錄片斷，以見一斑：

> 凡軍事操練皆有定則。我認爲不宜增減。增減不是減低了效用，就是太過困難。增加花樣越多，演練起來越糟。不過，你們操演了所有訓練中最困難的部分，也就是武裝擲矛……此外，我要對你們表現的精神表示祝賀……（對軍團騎兵的訓話）
>
> 他人須要數日才能完成的防禦工事，你們竟能在一日之內完成。你們費力築成的一道牆，其强固有合乎通常一座永久多營營牆的程度。你們却只花了不比築一道草牆更多的時間。草牆所用的草料，切割成一定大小，易於搬運和利用，用來築牆也不費事，因爲草料自然柔軟、平整。可是你們是用大小不等，笨重的石塊砌牆。這樣的石塊對任何人都不是容易搬動和拼砌的。你們也在堅硬粗糙的碎石地上挖掘一道筆直的壕溝，並將壕溝整平。工程通過驗收，你們迅速回營，重拾裝備和武器……我恭賀司令官帶給你們有如實戰的軍事訓練。由於你們訓練良好，使我能向諸位表示祝賀。你們營長孔里阿納 (Cornelianus) 的克盡職守也令我滿意。可是騎兵的行進有不盡理想處。騎兵須自藏匿處奔馳而出，追擊時則應謹愼小心。因爲除非一個人能掌握方向，並隨時控制馬匹，否則必落入隱藏的陷阱……（對某騎兵營訓話）
>
> 諸位的操演井然有序。操演時，原野上佈滿諸位的陣式。諸位使用的雖是短拙的標槍，擲槍動作却甚優美。不少人擲矛也展現同樣優美的技巧。而諸位方才和昨天表演的上馬動作，皆機警快速。任何缺失，我都會注意到，不合標準處，我也會指出來。但是諸位在整個演習中的表現都令我高興……玆給予獎賞……（對潘農尼亞第一營訓話）[44]

哈德良的訓話雖不免有鼓舞士氣的恭維成份，但他也明確指出缺失，明白證明羅馬軍隊平日確在嚴格的訓練下生活。較哈德良稍早，一位一世紀的猶太史家裘瑟夫 (F. Josephus) 檢討羅馬成功的原因，曾結論道：「如果我們全盤究研羅馬軍隊的

---

43 相關資料介紹，見前引 Roy W. Davies, (1975), pp. 303-305 及附表 B: Duty roster of legio III Cyrenaica; 1st-10th October, A.D. 87; G.R. Watson, "Documentation in the Roman Army", 〈ANRW〉, II. 1 (1975), pp. 493-507, esp. 500-506.

44 H. Dessau,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Berlin, 1962), no. 2487, 9133-9135；相關研究參 J.B. Campbell, op. cit., pp. 69-88.

組織，將會明白他們贏得廣大的帝國，不是憑藉運氣，而是勇敢的代價。他們從不坐待戰爭來臨。相反的，他們活像天生即已習於戰鬪，訓練從不稍息。他們平日操練的艱苦不下於眞正的戰爭。每一士兵皆將精力投注在日復一日的演練裏，如同面對眞正的戰鬪。」[45]

成功的軍隊除了精良的戰技，嚴明的紀律和團隊精神亦不可或缺。羅馬軍隊在這方面的要求，到了令人難以像想的地步。喪瑟夫指出羅馬人不但藉訓練「强化士兵的體魄，更强化他們的心志。」[46] 著名的羅馬將領無不以紀律嚴明著稱[47]。最令人驚異的是爲了達成强化精神紀律的目的，羅馬人甚至將「紀律」(disciplina) 和「勇武精神」(virtus) 等抽象的觀念人格化，在軍中加以崇拜。其他被人格化受敬拜的「觀念」還有「榮譽」(honos)、「虔敬」(pietas)、「幸運」(fortuna) 等[48]。這些觀念的崇拜一方面反映羅馬人的宗教態度，一方面也反映他們將軍旅生涯視爲職業，要求官兵內化的一些「職業道德」和信念（參附圖四）。



附圖四　哈德良皇帝時代打造之錢幣。士兵持軍旗相隨，銘文强調「紀律」(DISCIPLINA AVGusti)。錢幣現藏 British Museum。

此外重要的是團隊精神的培養。這可以軍隊單位建立番號和別名(cognomina)、建立旗幟崇拜、各有保護神 (genii) 等方面見之。這些設施都有强化官兵對所

45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73-74 (G. A. Williamon's translation).

46 Ibid., III. 102.

47 例如：Suetonius, Vespasianus, IV. 8; Tacitus, 〈Annales〉, XIII. 35. 相關研究，參 J. B. Campbell, op. cit., pp. 190-198, 303-311.

48 參 G. R. Watson, op. cit., pp. 127-133; J. Helgeland, "Roman Army Religion", 〈ANRW〉, II. 16.2 (1978), pp. 1470-1505; E. Birley, "The Religion of the Roman Army: 1895-1977", 〈ANRW〉, II. 6.2 (1978), pp. 1506-15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屬單位認同的作用。羅馬軍團和協防軍各營（cohortes）都有獨自的番號和別名。大部分別名和它們成立時的來源或曾贏得的榮譽有關。以協防軍而言，其名往往用成軍時兵源的地方或種族名，成軍後，雖士兵不再來自一地一族，名稱仍沿用不替。可見對名稱著眼的不是地方或種族，而是團體已有的傳統和榮譽[49]。軍團別名或源自神名，如：XV Apollinaris；或源自成立軍團的皇帝，如：II Augusta；或源自曾贏得榮譽的地名，如：V Macedonica[50]。這些別名都有助於建立官兵的榮譽和歸屬感。這種榮譽和歸屬感可以從羅馬官兵死後，喜歡在墓碑上標明死者曾屬某營或其他某單位看出來（參附圖五）[51]。他們在生前服役時，即被刻意培養對軍隊單位的感情。刻意培養的一個例子是對單位旗幟的崇拜。

羅馬軍隊將旗幟視爲單位神聖的象徵，是單位官兵祭祀和奉獻的對象。以軍



附圖五　羅馬十八軍團一位軍官 Marcus Caelius 的墓碑。碑中記載他所屬軍團，戰死於華銳安戰役（A. D. 9），享年五十三。碑出土於 Xanten，現藏 Rheinisches Landesmuseum Bonn，作者攝於 1978 年 7 月。

49 參 D. B. Saddingt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ANRW〉, II. 3 (1975), pp. 176-201; P. A. Holder, 〈Studies in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Army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Oxford, 1980); M. M. Roxan, "Pre-Severan Auxilia named in the Notitia Dignitatum" in 〈Aspect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ed. by R. Goodburn and P. Bartholomew (Oxford, 1976), pp. 59-79, esp. p. 59.

50 H. M. D. Parker, op. cit., pp. 261-276.

51 例如，參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nos. 2021, 2024, 2035, 2766, 2767.

團爲例，軍團旗頂上的老鷹 (aquila) 是軍團精神的象徵，尤受尊崇。在軍團總部內，有特建的團旗祭壇 (aedes aquila)，而軍團各單位的旗幟 (signa) 也在此同受供奉。各種旗幟各有護旗手 (signiferi)。他們除掌旗，還負責保管兵士的財物[52]。這種安排使兵士對旗幟不但有精神上的聯係，也有實質上的利害關係。作戰前，官兵向旗幟許願；作戰時，官兵隨旗幟進退，爲旗幟所象徵的榮譽而戰；作戰後，則對旗幟奉獻還願。因此如果戰敗，失掉旗幟，被認爲是莫大的恥辱。有些時候，單位甚至從此撤消，因爲不再有人願意隸屬一個有不光榮紀錄的單位[53]。

團隊精神的培養還表現在對各單位保護神的崇拜上。羅馬人相信，每個人，每個地方和每件事的發生，冥冥中都有特定的力量或神靈在照管，籠統言之，就是保護神。從帝國各地出土的碑刻資料可以證明，羅馬軍隊各單位幾乎都有保護神，目前發現最多的是與百人團保護神 (genii centuriae) 有關的遺物。這是因爲士兵對百人團這一級單位有最强的認同和歸屬感[54]。從獻祭的碑銘和遺物看，對保護神的獻祭活動，不一定是官方舉行的，而是士兵私自的奉獻。這更可顯現士兵對自己單位的感情。總之，羅馬人爲了提高一支軍隊的戰鬪力，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紀律訓練和團隊精神的培養都是爲達到同樣的目的。這樣的訓練和培養，只有長期服役的職業化軍隊才能作到。

四、組織—編制固定化與長期化

共和時代，隨著對外戰爭和內戰的發展，軍隊一直沒有統一和固定的組織。雖然軍團和協防軍的名稱和大體規模都已出現，但如單位人數和裝備，因共和末期，將領多各自招兵組軍，事實上並不一致[55]。眞正統一要到奧古斯都重整軍隊以後。

52 關於軍旗崇拜，參 Tertullian, 〈Apologia〉, 16；關於軍團旗手，參 M.P. Speidel, "Eagle-Bearer and Trumpeter", 〈Bonner Jahrbücher〉, 176 (1976), pp. 123-163; M.J. Gabe, 〈The Signiferi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unpublished M.A.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7；關於護旗手負責保管財物，見 Vegetius, II. 20; Suetonius, Domitian, VII. 3; Dio, LXVII. 1-2; Tacitus, 〈Annales〉, I. 37。關於士兵對軍旗獻祭，見碑銘，如：〈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no. 2295; 〈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nos. 1262, 1263.

53 羅馬軍隊單位有不少因而撤銷，參 G.R. Watson, op. cit., pp. 128-129.

54 M.P. Speidel and A. Dimitrova-Mčileva, "The Cult of the Genius in the Roman Army and a New military Deity", 〈ANRW〉, II. 16.2 (1978), pp. 1542-1555, esp. 1542.

55 共和時代的軍隊一直在變化，Polybius (VI. 19-42) 與 Livy (VIII. 8-10) 對軍隊的描述即不相同；共和末，凱撒 (Caesar)、龐培 (Pompey)、安東尼 (Antony) 等皆在各地自行招募軍隊，以軍團而言，人數在五千至六千之間，並不一定，士兵的收入差別更大。參 Lawrence Keppie, op. cit., chapters 1-4.

重整的一大特色卽在編制的固定化和長期化。

整編後的羅馬軍團約有五千五百人。下分十個營（cohortes），一個營又分爲六個百人團（centuriae）。協防軍的步兵編制與軍團同，分爲營、百人團；騎兵則以約五百人爲一單位，稱爲騎兵營（alae）。但騎兵營也有少數以千人爲單位的。御林軍共由九個營（cohortes）組成，約四千五百人[56]。軍團和御林軍的士兵必爲公民，非公民（peregrinae）只能加入協防軍。不過這種軍團和協防軍的差別逐漸模糊，到二世紀末，三世紀初，蠻族參加軍團者日多，西元二一二年，帝國居民普獲公民權，軍團和協防軍的區別幾已不再存在[57]。

帝國頭二百年，軍團的總數浮動於二十五至三十四之間[58]。大致的趨勢是隨著帝國的不安定，軍團逐漸增加。而協防軍的人數無從確知。然塔西德斯的記載，在提比留斯皇帝（Tiberius, r. 14-37）在位之初，協防軍兵力約與軍團相當；然而據近代學者研究，前者人數稍多於後者[59]。三世紀時羅馬兵力的總數，因資料缺乏，無由估計。只能約略而言，自塞皮提繆斯至戴克里先，約增加了一倍左右[60]。儘管軍力大小時有增減，軍團、協防軍的內部編制和存在的單位却相當穩定持續。以奧古斯都整編後的二十五個軍團而言，其中有十八個的番號和名稱延續到二世紀，其中最少又有十六個到三世紀初還存在[61]。協防軍情形相同。依據一份大致成書於四、五世紀〈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 的記載，最少有五十三個塞皮提繆斯時代以前卽已存在的協防軍營和騎兵營，維持到〈百官志〉成書的時代[62]。御林軍的情形稍有不同。御林軍駐紮羅馬，保護皇帝，自奧古斯都死後，一直嚴重左右

56 這時的百人團事實上並沒有一百人，約僅八、九十人。所謂一個軍團五千五百人，也是估算數。我們雖知奧古斯都曾將軍團的編制統一，但很遺憾毫無明確的記載傳世。

57 關於公民權的開放，參 A.N. Sherwin-White, op. cit., (1972), pp. 23-58; 公民權開放與軍隊的關係，參 J.F. Gilliam, "Dura Rosters and the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Historia〉, 14 (1965), pp. 74-92.

58 關於帝國各時期的軍團數爭論甚多。大致而言，奧古斯都時爲二十五；韋斯巴息安（Vespasian, r. 69-79）時爲二十九；朵米遜時增爲三十；二世紀奧利留（Marcus Aurelius, r. 161-180）時代新增二軍團；塞皮提繆斯時增爲三十三或三十四。參 R. Syme, "Some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XXIII (1933), pp. 14-33; M. Grant, op. cit., p. 257; A.H.M. Jones, op. cit, p. 59.

59 Tacitus, 〈Annales〉, IV. 5; G.L. Cheesman 估計帝國頭二世紀約有二十二萬協防軍，而軍團人數在十五萬六千左右，參 Cheesman, op. cit., p. 168.

60 A.H.M. Jones, op. cit., p. 60.

61 參附錄：〔奧古斯都軍團存續表〕。

62 M.M. Roxan, op. cit., pp. 59-79, Tables I-III, pp. 73-75. 關於〈百官志〉之編成，參 A.H.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ppendix II, pp. 1417-1428, esp. 14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馬的政局和皇位轉移[63]。西元六十八年，尼祿 (Nero, r. 54-68) 死後，御林軍和地方軍團各自擁立皇帝。帝國一度四帝並立。六十九年，當憑藉萊因河區軍團支持稱帝的維提留斯 (Vitellius, r. 69-69) 進入羅馬，即將與其相抗的御林軍解散，並自支持自己的軍團中抽調人馬，組成一支包括十六營，一營千人的新御林軍。這造成御林軍組織的變化。第二次重要的變化發生在塞皮提繆斯時代。他爲了加强羅馬防衞的力量，將御林軍擴編至近三萬人[64]。西元三一二年，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r. 306-337) 終於完全撤銷御林軍，另以皇宮衞隊 (Scholae Palatinae) 代之。皇宮衞隊創自戴克里先。其與御林軍不同處，在主要由蠻族騎兵組成，除擔任皇帝的衞隊，更是一支隨皇帝四處征戰的機動精銳部隊[65]。

以上所述，都是羅馬常備職業性的「正規軍」。除此之外，爲應付戰爭的需要，羅馬人也常常臨時編組各種部族軍 (nationes，或稱作 symmachiarii)，投入戰場。這種軍隊往往隨戰役結束而解散，因而與協防軍不同。例如，崔堅皇帝 (Trajan, r. 98-117) 征德先人 (Dacians)，即徵招了不少非洲摩耳人 (Moors) 和奧斯圖人 (Astures) 參戰[66]。不過自二世紀初，哈德良皇帝開始，這些非正規軍不再即組即散，逐漸有正規常備化的傾向，稱之爲部族營 (numeri)。他們由羅馬軍官率領，但作戰時所持武器和作戰方式一乃部族之傳統[67]。因爲二世紀以後，原富部族色彩的協防軍，在裝備和作戰方式上逐漸和軍團接近，羅馬人覺得仍有必要利用不同部族特殊的戰鬪技能。部族營的出現頗有取代原協防軍角色的意義[68]。

羅馬軍隊的職業性除表現在組織、兵源、服役條件、訓練紀律等方面，還有十分重要的一點即高度的專業性。所謂高度專業性，不是說羅馬軍隊除戰鬪，絕不務

63 參 M. Grant, op. cit., parts III,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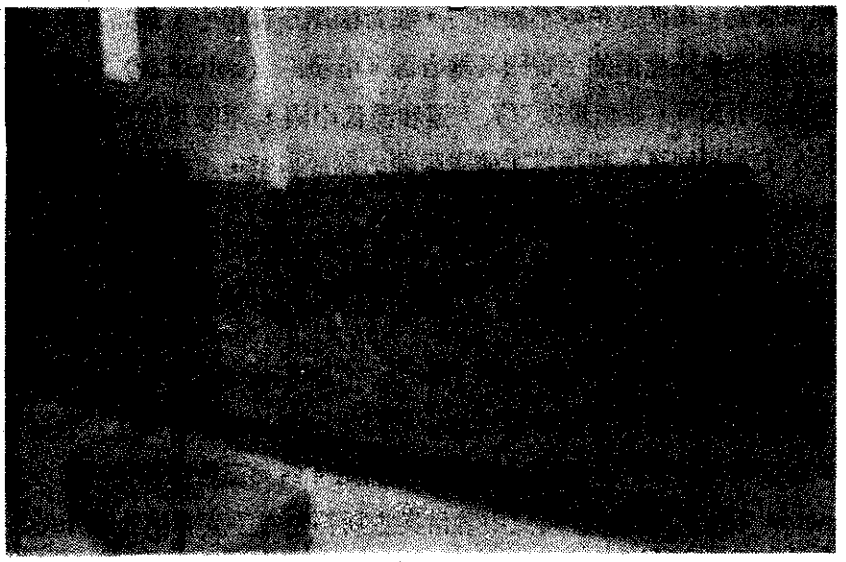
64 有學者認爲塞皮提繆斯擴編御林軍意味著帝國防衞戰略從邊境線防禦轉縱深機動防禦。但也有學者認爲塞皮提繆斯此舉並非出自戰略上的考慮。參 E.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6, 1878), chapters II, III; A. Ferr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London, 1986, 1988), pp. 23-43.

65 參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N.Y., 1969), p. 43; A. Ferrill, op. cit., pp. 43-50. A. Ferrill 認爲到康士坦丁時才眞正採取不同的帝國防衞戰略。

66 參 Lino Rossi,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London, 1971), pp. 162-163; M.P. Speidel, "The Rise of Ethnic Units in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ANRW〉, II. 3 (1975), pp. 203-231; "Stablesiani, the Raising of New Cavalry Units During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Empire", 〈Chiron〉, 4 (1974), pp. 541-546.

67 參 J.C. Mann, "A Note on the Numeri", 〈Hermes〉, 82 (1954), pp. 501-6; M.P. Speidel, op. cit., (1975), pp. 202-231; "Citizen Cohorts in the Imperial Army: New Data on the Cohorts Apula, Campana, and III Campestri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06 (1976), pp. 339-348, esp. 346-348.

68 E.N. Luttwak, op. cit., p. 122.



附圖六　十二軍團所造排水用磚管，磚上有「LEGio XII Primigenia Pia Fidelis」軍團番號及別名。現藏 Mittelrheinisches Landesmuseum Mainz，作者攝於 1978 年 7 月。

其他。但據可考的資料，他們絕大部分的時間的確用在與軍務有關的工作上[69]（參附圖六）。那麼數十萬軍隊的糧食和各種必要的補給從何而來？羅馬人似乎從沒有想到要利用軍隊的龐大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以求軍隊自足。據現代學者的估計，單以基本糧食而言，一個軍團一年最少須消耗二千三十二噸穀物，一營騎兵的馬匹須六百三十五噸大麥[70]。以古代世界的經濟力而言，二、三十個軍團加上人數相當的協防軍，長年消耗而不事生產，是極其沉重的負擔。這些負擔在帝國頭三世紀，絕大部分可以說都加在帝國各省人民的身上。帝國政府允許駐軍就地徵收軍需，而軍隊除御林軍，幾全駐紮在義大利以外，有安全顧慮的各省[71]。徵用軍需雖須先請得許可狀（diploma），事實上軍隊不時有非法濫徵的情形。從埃及發現的文書上，可以見到駐軍徵收衣物、麻繩、皮革、草料、燈油、食用油等之記錄。糧食的徵收、儲存和運輸是一件大事，軍中各置專人負責。軍隊當然也自駐地購買或租用必

69 前引 Roy W. Davies (1975) 文，曾依據文獻及考古資料，將羅馬官兵日常工作分爲訓練、軍中行政、考核、後勤、警衛、武裝監督與警戒、經濟發展活動、地區特殊任務八項。所謂武裝監督與警戒，是指邊境巡邏，保衛交通線，警衛市場，徵關稅，護送等事；所謂經濟發展活動主要是指以龐大的兵工力量從事修橋造路及製造建築材料如磚瓦等；地區特殊任務指協助地方行政、司法或協助救火等事。這些工作除一小部分，絕大部分與軍事相關。

70 Roy W. Davies, op. cit., (1975), p. 318.

71 羅馬軍團駐防地區演變情形，參 Lawrence Keppie, op. cit., pp. 113, 192, 194 附圖；M. Grant, op. cit., 附錄：The Location of the Legions, pp. 291-294.

需品，例如服裝、馬匹等[72]。不論如何，在帝國頭三百年中，羅馬軍隊絕不見有爲自給自足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帝國各地有許多屯墾區（coloniae），但屯田的都是解甲的老兵或平民[73]，並無現役軍人，這和漢代中國，軍隊只要稍久不罷散，多行屯田自給，大不相同[74]。羅馬爲了使軍隊戰力臻於極至，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常備職業化和專業化都是這一理念下必然的發展。

五、餘論：常備職業化的因素

羅馬帝國軍隊常備職業化固然與上述理念有關，基本上還受到許多現實因素的左右。一是羅馬從小小城邦發展爲以地中海爲「內海」的大帝國，爲應付帝國防衛的需要，臨事徵集的城邦公民軍已遠遠不能滿足。西元三世紀初的一位史家卡・笛歐（Cassius Dio）在他的羅馬史中曾借奧古斯都左右手麥奇納士（Maecenas）之口，建議爲何帝國須要一支常備軍。他的話雖是希臘、羅馬史書中常見的模擬的演說，非眞有其事，但頗足以反映三世紀以前羅馬人的想法，他說：

> 應該維持一支由公民、屬邦、同盟組成的常備軍。各地軍隊的多寡應隨各地的需要而定。這些軍隊應枕戈待旦，不斷磨練，並在最有利的地點建立冬營。士兵服役應有一定期限，如此他們從退伍到老邁之前仍有一段時光。建立常備軍的理由是：我們帝國的邊界相距十分遼遠，又有敵國環伺四周。如遇危急，我們無法依賴「臨時徵集的」遠征軍。另一方面，如果允許所有的役齡男子都可擁有武器，學習戰鬪，他們將成爲動亂和內戰不斷的泉源……[75]

關於役齡男子皆可擁有武器，是指共和以來，公民皆兵的傳統。共和末期，將領擁兵內戰，造成長期動亂。因此，他建議「一般役齡男子無須練武和入營服役，只有

---

72 Roy W. Davies, op. cit., (1975), pp. 316-318；軍隊與地方城鎭的經濟關係，參 A. H. M. Jones, 〈The Roman Economy〉 (New Jersey, 1974), p. 38; J. P. V. D. Balsdon, op. cit., (1979), pp. 167-171.

73 關於屯墾區，參 A. H. M. Jones, Ibid., pp. 293-307。羅馬軍隊不事農業的情形自三、四世紀，蠻族大量參加軍隊以後發生重大變化。羅馬固然在中央由皇帝率領一支高度機動專業的强大部隊，但是絕大部分由蠻族組成，已喪失機動性的邊防軍（limitanei），都投入了農業生產。這一方面是三、四世紀以後，羅馬經濟力在不斷戰爭中大爲衰退，無力全面繼續支持軍隊之消耗，另一方面也因爲日耳曼蠻族原本從事農牧，爲安定湧入的蠻族，除將他們納入軍隊，也分配土地給他們，亦農亦兵的情形邊不可免。相關研究參 R.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ambridge, 3rd ed., 1980), chapter I, pp. 1-22. R. MacMullen 雖曾努力蒐證，指出帝國早期也有軍隊從事生產的例子，但最後不得不結論，所謂 soldier-farmer，最早也只能推到四世紀前半期 (p. 15)。

74 羅馬與漢代中國軍隊的比較須另文詳說，其略見拙著，「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軍隊的特色」，〈歷史月刊〉第八期（民國七十七年），頁 56~68。

75 Dio, LV. 27.

身體最建壯，生活有迫切需要的人才入伍受訓。如此，這些人專意於一業，才會有較佳的戰鬪力。如果有這樣一批人擔任防衞，其他的人無慮被迫參軍出征，將較易從事農耕、航海或其它太平盛世所可經營的行業。人羣中最活躍不安穩的份子，通常也就是那些以打家劫舍爲業的人。他們入伍當兵，換取溫飽，卽不致再侵犯他人；其他的人也不必再在驚恐中渡日。」[76] 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帝國時代的羅馬人已不再將當兵視爲公民的權利和光榮，只是一種可以換取溫飽的職業。此外，也可看出軍隊常備職業化，是爲了轉化社會動亂的根源，使社會中不得生活的動亂因子有一條出路。另一個現實的因素是共和時代的公民軍，經歷數百年城邦擴張和內戰的洗禮，早已常備職業化，奧古斯都雖欲「恢復共和」，實際上已無法走回頭路[77]。奧古斯都的軍隊重整工作，基本上只是依循已然的趨勢，使帝國軍隊常備職業的特色更加確立而已。最後，我們不可忘記，羅馬人統一地中海世界，久久不能忘懷自己是征服者，不但吝於將平等的公民權授予被征服的各省人民，更大量擄奪帝國各地的財富，以裝點羅馬。奧古斯都曾驕傲地說「他將原以土磚建造的羅馬城，改以大理石建造。」[78] 他的改造有一大部份卽來自對帝國各地的擄奪。各省人民因而不免也將羅馬人視爲貪婪成性，奴役他們的征服者[79]。在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敵意未消解前，羅馬人不得不將最强大的軍隊依最有效率的方式組織起來，以保衞自己的優越地位。如此，從共和末已職業化，由公民組成的軍團不但不可能如漢高祖從龍的軍隊一般，「皆罷歸家」[80]，反而在奧古斯都的整頓下向常備職業化更邁進了一步。

---

76 Ibid.

77 關於奧古斯都是否眞正恢復了共和 (res public restituta)，是一個從當時卽爭論至今的問題。奧古斯都本人在自撰的〈功業錄〉(Res Gestae) 中曾誇稱〔將國家從自己的手中轉回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主宰之下〕。(參拙譯，「奧古斯都的功業錄」，〈慶祝王任光教授七秩嵩慶中西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頁 294。當時不少〔御用〕文人亦爲詩文，同聲歌頌。但一世紀的塔西德斯却憤恨地指出，羅馬人在共和時代享有的自由，已在奧古斯都的一人專制下煙消雲散。參 Tacitus, 〈Annales〉, I. 2-4; Dio, LVI. 44. 3-4。近代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參 P. A. Brunt & J. M. Moore eds.,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Oxford, 1967), pp.8-16; F. Millar & E. 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Oxford, 1984), pp. 1-88; R. Syme, 〈The Augustan Aristocracy〉 (Oxford, 1986), pp. 64-103。近代學者大多認爲奧古斯都的恢復共和只是煙幕，事實上自此以後，共和只是名義的意義居多。又可參一本佳著，F. E. Adcock, 〈Roman Political Ideas and Practice〉 (Ann Arbor, 1959), pp. 71-88.

78 Suetonius, Augustus, XXVIII. 3；相同記載又見 Dio, LVI. 30.3.

79 帝國人民對羅馬人的觀感，參 J. P. V. D. Balsdon, op. cit., (1979), pp. 161-192.

80 〈史記・高祖本紀〉，五年五月。其後高祖用兵，竟然發生以羽檄徵，無人相應的事。此於羅馬帝國乃屬不可想像。基本上，漢之得〔天下〕，與羅馬之異民族，異文化征服，有型態上的不同。這一點須另文詳述。

附錄：〔奧古斯都軍團存續表〕

軍團名稱	存在時間與駐地			
	A.D. 20	A.D. 68	A.D. 112	A.D. 215
IV Macedonica	Nearer Spain	Upper Germany		
VI Victrix	Nearer Spain	Nearer Spain	Lower Germany	Britain
X Gemina	Nearer Spain	Nearer Spain, Lower Germany	Upper Pannonia	Upper Pannonia
II Augusta	Upper Germany	Britain	Britain	Britain
XIII Gemina	Upper Germany			
XIV Gemina	Upper Germany			
XVI	Upper Germany	Lower Germany		
I	Lower Germany	Lower Germany		
V Alaudae	Lower Germany	Lower Germany		
XX	Lower Germany	XX Valeria Victrix Britain	Britain	Upper Britain
XXI Rapax	Lower Germany	Upper Germany		
VII	Dalmatia	VII Claudia Pia Fidelis Moesia	Upper Moesia	Upper Moesia
XI	Dalmatia	XI Claudia Pia Fidelis Dalmatia	Lower Moesia	Lower Moesia
VIII Augusta	Pannonia	Moesia	Upper Germany	Upper Germany
IX Hispana	Pannonia	Britain	Britain	
XV Apollinaris	Pannonia	Judaea	Pannonia	Galatia-Cappadocia
IV Scythica	Moesia	Syria	Syria	Syria Coele
V Macedonica	Moesia	Judaea	Lower Moesia	Upper Dacia
III Gallica	Syria	Moesia	Syria	Syria Phoenice
VI Ferrata	Syria	Syria	Arabia(?)	Syria Phoenice
X Fretensis	Syria	Judaea	Judaea	Judaea
XII Fulminata	Syria	Syria	Galatia-Cappadocia	Galatia-Cappadoc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II Cyrenaica	Egypt	Egypt	Egypt	Arabia
XXII Deiotariana	Egypt	Egypt	Egypt	
III Augusta	Africa	Africa	Africa	Numidia

本表參照 J. P. V. D. Balsdon, <Rome: the Story of an Empire> (N. Y. 1970), Table 3 改列。表中軍團番號後未見軍團別名者，爲別名失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